

《太阳照常升起》译本中女性主义译观的体现

韩文韬 韦少华

(广西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西 柳州 545001)

【摘要】“《太阳照常升起》”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海明威所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充分体现了作者的独特文风,不仅向读者展现了世界大战时期人们的绝望和愤世嫉俗,还蕴含了作者注入其中的女性主义观。而在翻译界中,也早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存在。因此,在翻译此小说时,女性译者对女性主义的体现十分值得探究。本文通过对作品作者的介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发展史与其特点的陈述,以及赵静男译者的译文分析来探讨其女性主义译观在《太阳照常升起》中的体现。

【关键词】《太阳照常升起》;女性主义译观;赵静男

本文将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作为研究对象,以作者和该作品的介绍作为出发点,通过回顾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发展的三次历史浪潮,研究该理论的特点,最后基于特点对女性译者赵静男的译作进行分析,找出其中所蕴含的女性主义观,总结其优点。

1 原作及作者介绍

《太阳照常升起》作为迷惘派作品的代表之一,其文学价值不言而喻,无论是在世界大战时期还是当今时代,对世人都有不同的启示。而其作者海明威作为一代文学巨匠,创作了无数文学珍宝,《太阳照常升起》更是代表中的代表,不仅描绘了世界大战时期人们的无助,追求刺激的麻木不仁,字里行间还充分体现了海明威的女性主义观。

1.1 《太阳照常升起》

《太阳照常升起》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的成名之作,也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同时还被称为美国青年人的《圣经》,在文学界中地位极高,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海明威最为真实的一部小说,是最为纯正的一部海明威式的小说。^[2]

小说的主人公杰克曾在一战中负伤,不幸失去了性功能。命运弄人,他又与战地记者勃莱特相恋。性功能的丧失使勃莱特十分痛苦,恰巧勃莱特生性渴望自由,追求刺激,与多名男子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两人的关系也不如当今恋人一般紧密。小说中,勃莱特也曾与其他男子坠入爱河,杰克众人在西班牙观看斗牛时期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充分体现了当时人们无所事事,追求玩乐的堕落场景。虽然勃莱特最终还是回到了杰克身边,但是杰克的身体状况也注定两人无法真正喜结连理。

1.2 海明威与女性主义

海明威是20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也是美国“迷惘的一代”代表作家,更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被称为“文坛硬汉”,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写作风格简洁,从该作中可见一斑。海明威生性热爱探险,这可能也是《太阳照常升起》中主人公们热爱旅游的原因之一。海明威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这对他的身心是一种很大的摧残,在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打击下,他最终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世界从此失去一位文学巨人。

在该作中,海明威花了大量笔墨描绘女主人公勃莱特,赋予其独特的女性魅力,这与当时以及之前作家们对女性的描绘截然不同,勃莱特的大胆以及追求自由的叛逆精神不同于传统女性温柔保守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海明威的女性主义思想。在当时,这自然会受到不少评论家的批判,但也同时受到部分人的青睐,特别是女性读者。虽然海明威的作品塑造了许多男性形象,但他对女性也是存在一定的理解与同情。

2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历史上其实是在不断发展与进步的,在传统社会里,女人曾被认定是男人的附属,同样,在

翻译领域里,总有人将原文比作男人,女人比作译本,译本为原文服务,就像女人为男人服务,显然,这是一个十分带有歧视性的错误理念。

因此,随着历史的发展,女性主义开始涌现,在翻译领域里,也开始出现追求男女译者平等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提倡采用女性主义话语策略,像雪莉·西蒙,罗莉·张伯伦,路易斯·冯·弗洛托就是其中的经典代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也有女性译者将其译文作为实现理论极其政治主张的载体。在翻译策略上,这些译者主张挖掘女性独特的审美价值,诉求男女平等。当然,女性在这些主张者里占多数。

2.1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发展历史

近现代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发展历史主要分为三次浪潮,在强调男女平等的宗旨下,每一次发展都是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更深层次的探索与完善。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出现略早于中国,中国的女性主义译论大概起源于上世纪末。^[3]

2.1.1 第一次浪潮(1880-1920)

现代女性主义源于美国,一个追求自由的城市。这一时代很多女性在法律上为自己争取财产权,选举权和受教育权,追求自己的独立,于是译文就作为一个重要媒介为其所用。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即1895年的《妇女圣经》。这一时代的女性多独立,且受过教育,相对拥有性自由。

2.1.2 第二次浪潮(20世纪70年代)

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则与当时的女权运动有直接的联系,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发展也迈入更深的层面,不仅追求性别平等,性别中立,还强调女性的独特性。

2.1.3 第三次浪潮(20世纪末)

该时期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进一步发展,译者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破旧立新,有了开创性的进步。该时期的女性主义翻译拥有多元性与包容性,与女权主义,同性恋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交相辉映。

2.2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特点

作为一个理论,女性主义译论自然有其特点。首先,是打破传统的男女平等,像之前所说,传统错误的观念认为女性是男性的侍者,而在女性主义译论中,男性和女性在翻译时应被赋予同样的创造力。其次,译文与原文也应当有平等的地位,译文创造的目的虽然是为了原文,但也尤其独立性,也有其独特的观赏性,译界曾认为忠实的译文与美丽的译文无法同时存在,也就是有名的“不忠的美人”,事实上,忠实与美丽并不是对立的,译文与原文也并非有高下之分。再者,女性译者与男性译者之间虽为平等,但也有其各自的特点,语言是翻译的媒介,阴性的力量在翻译中同样需要得到彰显。比如说,女性在对身体部位的描述和感情的传递上,相较男性有天然性的优势,这在以前常常被忽视。

3 译本分析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翻译界中是对传统的一次重大突

破,它所强调的平等理念以及从女性角度分析原文以及翻译的创新点十分具有研究意义。赵静男是中国学者中较早以女性主义解读原作的译者,且得到普遍肯定。因此,本文选择赵静男的《太阳照常升起》译本来做分析。

3.1 性别平等

性别惯常视为人的生理属性,生理上的差别带来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上的差别。^[1]为人的性别的平等是许多女性多年来追求的目标。而性别的不平等问题体现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在翻译界亦是如此。许多译文中,译者对男性的描述华丽又充实,而对女性的描写是那么的简略,甚至一笔带过。赵静男的译本则对女性的描写也十分兼顾,虽然《太阳照常升起》这本巨著本身就花了许多笔墨在女性身上,然而赵静男译者的译本更加画龙点睛。

例:He had been taken in hand by a lady who hoped to ... and Cohn never had a chance of not being taken in hand. (海明威 2012: 4)

译:他已经被一位女士捏在手心里,科恩始终没发摆脱她的掌控。(赵静男 2020: 5)^[5]

在该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楚的感受到女性的力量,丝毫没有感受到作者创作时期女性们仍在为性别平等与独立奋斗的场景。原作是对主人公之一科恩的背景描写,光看原文,我们可能会认为科恩被一名女性所包养或者要挟,而事实上该女士是为了利用科恩并获得其价值才如此做。显然,“捏在手心”和“掌控”这样的词汇在以前多用在男性身上,在这里,译者却将其运用在女性身上,也是从侧面彰显了其主张:男女性别平等,文章词汇没有专门的为男性服务,而是男女皆可。确实,在译文活动中,女性译者的工作同样需要得到认可与承认,女性也可以成为真正的自我。

3.2 译文与原文平等

传统的偏见曾认为,译文应与原文所匹配,也就是翻译的忠实,如果一篇译文增减词汇,修饰语句,变得十分的漂亮,那么便是不忠实,有如传统中女人服侍男人一般,译文也应该服侍原文,这就是著名的“不忠的美人”。那么译文就应该循规蹈矩,一味照着原文机械式的翻译吗?很多女性译者都不会同意,忠实与美丽并不是对立,她们希望打破这种偏见。赵静男作为女性译者中的代表,译文中处处可见其观点。

例:I wanted to swing on one, anyone, anything to shatter that superior, simpering composure. (海明威 2012: 16)

译:我想揍倒他们一个,随便哪一个,来砸掉那种目中无人,傻笑中透着泰然自若的神情。(赵静男 2020: 24)^[5]

原文中该段出现在故事前期,主角杰克和女主勃莱特来到一家跳舞俱乐部,并见识了她的朋友,当杰克意识到这些朋友是一群混账时他的心理活动如上所述。可以看出赵静男译者的译文很忠实的将原文的信息百分百传递了出来,同时语句又十分的优美,在连贯的同时带有中国特有的成语。“目中无人”“傻笑”“泰然自若”很好的将原文中那些狐朋狗友的自大与虚伪表现了出来,但又比“自大”“虚伪”更华丽有美感。译者在这句译文中很好的证明了译文的忠实与美丽可以共存,译文与原文也应被平等看待。

3.3 女性译者的不同性

女性主义译观在提倡平等的同时,也注重女性本身的独特性。阴性语言的力量在翻译中同样需要得到彰显,有时候,女性的主体性也应得到突出。在描述身体以及个人情感时,女性往往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因为她们身来对此就格外敏感,更有直觉。都说男人是理性动物,女人是感性动物,也许说的就是如此。赵静男作为女性译者,对此自然更有心得。

例:Shaking and crying. She wouldn't look up. I put my arms around her. (海明威 2012: 195、196)

译:浑身打颤,抽抽搭搭。她不肯抬起头来。我用双手搂着她。(赵静男 2020: 307)^[5]

该段发生在众人观看西班牙斗牛时期,女主勃朗特爱上了西班牙斗牛小伙,但又由于年龄差距问题只能作罢。原文中海明威将勃朗特的伤心难过用文字表达了出来,但是也许是因为他是男性作家,无法很好的理解女性的这种情感,所以本人在读原文时没有那种特别难过的共鸣感。而赵静男作为女性译者,她对情感天生比男性更加敏感,自然更有同情感,因此她也能很好的用文字表达女主的内心活动。^[4]原文中只有“shake”和“cry”,赵静男译者却用“浑身打颤”“抽抽搭搭”“不肯”神奇的向读者展示了女主此时的失落和难过,让人同情。这也许就是女性在译此类句子时所拥有的天然优势。

再看下面这句描写:

例:Georgette opened her bag, made a few passes at her face as she looked in the little mirror, re-defined her lips with the lip-stick, and straightened her hat.

译:乔杰特打开她的手提包,对着小镜子往脸上扑了点粉,用唇膏把嘴唇重新勾勒了一遍,整了整帽子。(赵静男 2020: 21)^[5]

前面说过,女性译者在翻译身体语言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且毫无疑问女性通常比男性更注重自身形象。本例句中乔杰特即将跟随男主与他的朋友们见面,因此她从她的包中拿出化妆品进行补妆打扮。显然赵静男译者作为女性译者,无论是对化妆品的知识还是对打扮动作的了解,都使她的翻译更专业易懂。“lip-stick”我们都知道是化妆品中最基本的“口红”,但是赵在此翻译成“唇膏”,隐隐之中有一种高级感,同时更能引起女性读者共鸣。再看最后,“straighten”如果直译我们可能会译成“正了正”帽子,而赵静男译者则将“正一正”译成是“整一整”,更加体现了女性对穿着外貌搭配的要求之高,这两个不同的译法也体现出了女性译者与男性译者的不同性,后者可能喜欢直达主题,清楚了,前者则更喜欢追求过程,喜欢美感。

4 结语

通过以上例句的分析,可以发现赵静男的译本十分具有研究价值,对研究女性主义译观十分有帮助。也许其他译本更加朴实简洁,但是赵静男的译本则更能传达作者注入其中的女性意识。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女性译者在情感方面的传达上确实比男性译者更有优势,也更能体现文章中所蕴含的女性主义精神。

参考文献:

- [1] 葛校琴. 女性主义翻译之本质 [J]. 外语研究, 2003(06): 35-38.
- [2] 李晓玲. 解读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女性主义思想 [J]. 作家, 2013(24): 72-73.
- [3] 谭思蓉.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研究回顾与述评 [J]. 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23(12): 46-48+75.
- [4] 王闻.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下《太阳照常升起》两个中译本的对比研究 [J]. 青年文学家, 2020(15): 128-129.
- [5] 赵静男译. 太阳照常升起 [M]. 海明威著.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

作者简介: 韩文韬(1999-), 男, 宁波, 硕士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 文学翻译。通讯作者: 韦少华(1965-), 男, 上海, 副教授, 研究方向: 英语国家文学与翻译。